

音乐的回声

译文
丛刊



595
译文丛刊
音乐的回声
(波兰)普鲁斯等著
翁文达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454,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册

书号: 10188·449 定价: (六) 1.90 元

B710/04

目 录

康泰西娜	[德国]亨利希·曼作	卫文珂译 (1)
烧炭党和我的耳朵	[德国]伯尔尼作	张载扬译 (15)
密克罗梅加	[法国]伏尔泰作	郝 珉译 (23)
白与黑	[法国]伏尔泰作	郝 珉译 (43)
洪水	[法国]左拉作	郝 运译 (58)
教士群像	[法国]左拉作	王振孙译 (86)
坎特维尔的幽灵	[英国]王尔德作	荣如德译 (118)
宝贝儿	[英国]毛姆作	郭 坤译 (149)
没有被征服的人	[英国]毛姆作	张 逸译 杨霞华校 (168)
在路上	[美国]休斯作	谈 放 华 伦译 (199)
谢谢你,太太	[美国]休斯作	谈 放 华 伦译 (206)
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休斯作	谈 放 华 伦译 (211)
最初七年	[美国]马拉默德作	李世良译 (216)
优秀女工	[美国]阿部朱格作	唐若水译 (228)
理发师	[俄国]列斯科夫作	周敏显译 (241)
旅途巧遇革命党	[俄国]列斯科夫作	魏原枢译 (269)
随遇而安	[俄国]乌斯宾斯基作	侯华甫译 (279)
散步	[俄国]乌斯宾斯基作	徐记忠译 (298)

沼泽	[俄国]库普林作	储仲君译 (315)
小玩意儿	[乌克兰]沃夫巧克作	殷 勤译 (336)
音乐的回声	[波兰]普鲁斯作	翁文达译 (387)
淡黄马和枣红马	[匈牙利]裴多菲作	冯 春译 (407)
一把小提琴	[墨西哥]帕拉西奥作	朱景冬译 (436)
烟斗	[墨西哥]巴拉德斯作	朱景冬译 (441)
神经病时代	[日本]广津和郎作	侍 桁译 (448)
牛棚的臭味	[日本]正宗白鸟作	袁龙昉译 (507)
阿绢兄妹	[日本]佐藤春夫作	吴树文译 (541)
能表情的犁头	[印度]瓦尔基作	冯金辛译 (565)

作者和作品简介	(575)
---------------	-------

康泰西娜

〔德国〕亨利希·曼

给春天的阳光晒得松软的沙滩上，康泰西娜拉着保姆的手，费力地迈着小步慢慢地走着。蓝色的海上卷起冠状的白浪花，刺目的阳光衬托出小姑娘那瘦削的身影和怯弱的动作。

强烈的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粲然夺目，好象一件金线大衣，披在那窄窄的肩膀上显得过于沉重了些。她的眼睛受不了强光的照射。康泰西娜的目光转向对面长满松林的山头，快近中午的阳光在那里已经不那么刺眼了。她边走边浏览着那些幽静的山谷、狭长的隘道。一条小运河犹如银灰色的带子，穿过寂静的绿色王国逶迤而去。这一切大自然的情景，无论是含蓄的沉默，还是热烈的光彩，都不曾进入康泰西娜黑色的大眼睛，尽管她凝视着这一切。小姑娘的眼睛里没有哀伤，只有一点儿冷漠。然而就她这个年龄来说，本该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新奇的。

女孩听任活泼的法国女人在闲扯，她既不显得激动，也不显得厌倦；不提问题，也不请求解释。有一次，她们从一群正在拉网的渔夫身边走过，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面孔干枯，胡须灰白蓬乱，身着五颜六色的褴褛衣衫。妇人们两手抱膝，围坐在高处的岸边。老远就听见她们尖细的声音。她从两群人中间穿过，左边传来一个老头儿低沉的问候，右边响起妇人的一声祷告：“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康泰西娜！”——小姑娘又走了几步，终于颤抖着向她的

同伴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从她那娇弱的躯体发出的声音却响亮得令人惊异：

“他们为什么要说我？”

保姆嘻嘻地笑开了口：“哎呀，康泰西娜！”

将午时分朔风越刮越紧。她们两人跨过一座小桥，横穿过一片灰白的风蚀沙堤，到达了皮纳塔。康泰西娜走在坚硬的林中小路上，脚步稳得多了；林中树干高大挺拔，在其树影下，她的声音也镇定了许多。她们两人偶尔闲聊几句：下午干什么呢？妈妈睡好了没有？——噢，她知道，妈妈睡得好不好对她是多么重要。

小路渐渐变宽了。旁边出现了一条繁华的马路。府邸已经在绿树丛中显露出来。这座低矮、灰暗、两翼伸开的建筑物幽雅地隐藏在那儿，似乎沉睡在巨大的花园里——睡了多久了呢？这康泰西娜是知道的。这里是那样静悄悄、静悄悄。自从爸爸死后，前面的绿色店铺再也没有开张过。这都是她出世不久发生的事。他死了。尽管大家都眼看着他消失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妈妈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从哪条路上离开这人世间的。他就是这么远走了。打那时起，妈妈谁也不想见，把自己和他的画像关在家里。每间房间里挂一张，画架上悬着挂毯，前面放着一张小凳，好象是祈祷用的跪凳。

可怜的妈妈老是生病，病中不允许康泰西娜去见她。今天可是个好兆头，她已经站在面朝花园的凉台上向下打招呼！小女孩领到她那里，接受暴风雨般热烈的、颤栗的爱抚。“我的爱勒娜！我的爱勒娜！”她的声调总是激情洋溢，好象她以为孩子曾经被人抢走了似的。

后来，妈妈倚着沙发，黑色的衣裙拖在褪色的地毯上，手臂温柔地搂着坐在身边枕上的孩子。她们就这样依偎着一动不动，面对着一幅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男人画像。他是这个家族的最后

一个成员。尽管属于同一家族的母亲和康泰西娜依然活在世上，她们却不过是一支已经终结的古老歌曲最后一个和音的回声罢了。

母亲开始讲述过去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会儿是热烈急切的细语，一会儿拖长了声音，缓慢而又单调：当年，这座宅子每逢夏季是如何明亮辉煌，宾朋如云，她又如何与他一起单独驶向大海；然而在冬季，他们则生活在名叫佛罗伦萨的大城市里。那儿矗立着许许多多的宫殿。这些宫殿一到夜晚就华灯齐放，人来人往；门前豪华的马车辚辚不绝。

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康泰西娜靠着母亲的臂弯，听着这些童话般的叙述，昏昏欲睡。然而，就在这种舒适的蒙眬中，她幼小的心灵里却悄悄地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思想：她听到的这一切，她自己经历不到，也不会有了，这种思想一般孩子在听童话时是很少会有的。

母亲要保护小女孩的健康是做对了，因为她实在比人们所想象的还要弱不禁风。有一次，也许是第一次，她独自走出屋子的时候，就证明了这一点。

初春的第一天是那样焕然一新，充满了生的希望，它向所有的人要求青春和欢乐。小姑娘感到一种新的生命在鼓荡。她急匆匆蹦跳着朝林中空地冲下来，不惯于奔跑的脚步有些蹒跚，欢笑着、叫喊着追赶一只蓝色蝴蝶。突然，她的声音沉寂了，空地正中是一口圆石井，小女孩毫无防备地掉了进去。当人们把她送到惊恐的母亲身边，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说：“你不是告诉我，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从天空抓牢他，让他没有危险，好好长大吗？我相信，我的天使刚刚把手放开了一会儿。”

又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康泰西娜走到阳台上。这次没有人陪她，因为她已经十五岁了。

她的身影映在灰色的墙上轮廓模糊，只是一片淡淡的斑点。她正处在发育的年龄，除了手和脚纤巧的外形，其它方面都还没有定型。宽宽的袖子下，露出年轻姑娘那略嫌瘦长的手臂，一副削肩也无法遮蔽。她那青春的胸脯和臀部，那过于苗条的线条表现出一种几乎是属于病态的妩媚。这种妩媚无疑不会长葆。她的头发已不再如孩提时那样披散在额前和颈上，而是松松地挽在一起；脸庞也带上了某种肯定的表情。微隆的前额，略略翘起的鼻子，与柔弱、病态的下巴和细嫩的脖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那双大得过分的黑眼睛里奇异的表情！你会觉得，那眼睛什么都不表示，但是又感到那绝非空洞无物。在这个一切都会带来希望的年龄，这双眼睛里独独缺少由于希望而产生的战栗和光彩。有时候，在她寂静的目光深处也许是无意间会闪现一点波动，象是寻求，又象是询问，然而很快就不见了。

康泰西娜微微俯下身子，慢悠悠地朝沙滩走下去。太阳虽然照射在她的头发上，已经极少能使它生光了。头发上偶尔出现的几星闪烁，好象是主显节撒在孩子们头上的金箔残渣。康泰西娜童年时温暖的发色全褪尽了。

她漠然地一直往前走着。柔和的动作带着些睡意，目光不落在任何具体的事物上，也不朝着确定的方向。阳光下面蔚蓝的大海，绿紫交错的山间薄雾仍和从前一样，始终对她难以显示出诱人的秘密。

她的目光转向渔夫们，依然感到他们是陌生的。他们所说的话与她的尽管发音相同，她却仍然感到难以理解。

究竟谁说的话能使她明白呢？显然不是教她做宗教仪式练习、听她忏悔的那个善良的乡村老牧师，也不是接替法国保姆的那个家庭女教师。有时她感到害怕，妈妈有时也感到害怕——啊，她对妈妈的爱是无法形容的。每当妈妈搂着她，开始讲述父亲的故事，

她总是感到同样的痛苦而又甜蜜的战栗。也就在这个时刻，她那蒙眬的灵魂里产生出一种遥远的预感：生活不能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痛苦中，不能总是沉浸在这些残缺的、苍白的回忆里。或许这正是她的眼睛里显出寻求与疑问的那一瞬间。她内心里感觉到一些陌生的、神秘的东西。听她诉说的修道院长安慰她说，这不算是罪恶。然而她还是祈祷，让这些念头赶快结束。

可怜的可泰西娜想要通过祷告来摆脱的事还有许多：她时常逗留在妈妈送给她的面诱人的白色洛可可式镜前，寻找自己脸上与妈妈相似的特征，用指尖描画着。就连她的头发也象妈妈一样变得暗淡无光！她几乎觉得，仅仅凭这一点，她也注定了要继续母亲那种惨淡无趣的生活。她对自己的念头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怖，急忙跪倒在那个巨大的银十字架前。十字架从闺房里挂着白绸幔的墙上俯瞰着她。可泰西娜把小小的头颅捧在两手中间，跪在祈祷凳的锦缎垫子上，几个小时珠泪滚滚，冲洗心头那无名的烦恼。

今天，她在沙滩散过步后刚回到皮纳塔，就被人叫去吃早饭。妈妈心里好象有什么事，表情显得比平常开朗一些。饭后，她把手臂围着女儿的脖子，没有领她走进阴暗的小客厅，而把她带到外面的凉台上。

“我的爱勒娜，”她在那儿说，“我们明天有客人。”

“我们有客人？”

“你感到吃惊吗，我的孩子？”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客人呀，妈妈。”

“是一个从佛罗伦萨来的雕塑家，我托他办一件事。”

当可泰西娜沉默时，她又继续说：“我的爱勒娜，你很快就满十五岁，不久就成年了。现在你必须比过去更加明白事体。你的父亲是个高贵的、值得尊敬的人，你在生活当中找不到能够比得上他的人，不，绝对找不到。对我们来说，他还有更多的意义：他是我们

家族的最后一个苗裔；我们今天还感受到这个充满光荣的家族的余荫。它与我们是真正的共同体，我们之间必须经常往来，就象同圣徒打交道一般。

“我知道，你的意见一定与我相同，我的爱勒娜。要不，你怎么会是我的女儿呢？不过，心里想念的，能成为眼见的就好了。所以，明天来的那位艺术家将把父亲尊贵的形象雕成一座真人般高大的石像，雕好后就放在你的房里。”

康泰西娜垂下头，脑袋靠在母亲肩上，眼睛没有朝上看一眼，似乎是在感谢她。

“您从佛罗伦萨来吗？”康泰西娜在随后的一个早上散步时问教授。

他从工作室的窗口看见她出来。工作室在左边侧楼底层的尽头处，两扇绿色百叶窗总是敞开着。教授走下来，毫不踌躇地与她一起散步。他有四十多岁，肌肉发达，手指粗壮有力，脸色生动，头发和浓密的胡须都开始有些斑白了。一双闪烁的眼睛泄露出他的聪明与快活。就他的聪明来说，有时他几乎过分地流露出快乐的神情。

“是从佛罗伦萨来的，康泰西娜。”他回答。

“那是个很美丽的城市吧？”

“怎么，您想知道它吗？”

“我可从来没到过那儿。”

“不可能！旅途这样短！”

“但是短途旅行妈妈也不喜欢。再说——我到那儿去做什么呢？”

“让别人看看您！请原谅，康泰西娜，难道您真的相信，象您这样的容貌是常见的么？”

他用毫不拘束的行家眼光端详着她，同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可惜上次狂欢节时您不在那里！要不然，您会成为现在人人喜爱的佛罗伦萨名画家勃提契利笔下的人物。您想象一下灯光下面五颜六色的人潮吧！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庆祝您的凯旋。当您登上自己的马车时，欢庆活动在大道上继续进行，人民会向您欢呼万岁！”

教授挥动着胳膊，热烈地讲述着。康泰西娜的目光低垂，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只有一刹那，只有那么一闪念之间，她似乎看到了教授的话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然而紧跟着这一切便烟消云散了。她默默地继续听他描述，就象过去听妈妈讲起她旧日得意情景一样——宛如童话——却几乎没有一丝儿悲哀，因为同教授在一起，要感到悲哀是很困难的。

在饭桌上，他有时甚至使妈妈也变得快活起来，康泰西娜差点认不出她了。过去两人沉默着一起进餐时，每道菜吃十分钟，总共只要四十分钟就吃完了。而现在常常要费两个小时。他们笑语喧哗，叙述趣闻轶事，谈论旅行和世界。康泰西娜初次听到教授爽朗响亮的声音时，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些房间里，所有的人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渐渐地，教授的声音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宇，到处都是他引起的声响和动作。他在工作室里通过空空的走廊和宽阔的楼梯向外发号施令，老仆人们都心甘情愿地替他奔走。

没有人对他的举止不满意，连妈妈也一样。因为教授总是那样谦恭有礼、殷勤备至。他所带来的是生活本身的变化，这个变化冲破了往日的沉寂，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

教授每天早上都陪着康泰西娜散步。倘若她在林中空地的长凳上没见他人影，只要拍拍手，系着白围裙的教授就出现在窗前，朝下喊着：“等一下，康泰西娜，我洗洗手就来。”然后他们一起出发。这期间，他们不再有规律地遵循旧路散步。有几回，他们在妇女们的问候中穿过康泰西娜几乎不认识的村庄，再到沙滩那边渔

夫们工作的地方去散步。他们停留在那儿，等那些没有尽头的缆绳把长长的渔网拖上岸来，便靠近前去，站在康泰西娜从未接触过的人群中观看捕鱼。渔夫们枯瘦的手指首先抓住那些巨大的、闪烁透明的水母，把它们重新扔进海里，而留在网底的常常只有几十条可怜的银鱼。路上，教授对她估计渔人们卖鱼所得的收入。康泰西娜从来都不知道人们生存所需的银钱数量，她实在难以相信只有那么一点点。

她学习观察生活并且投身到生活之中。

她还体验到更多的东西。当他们傍晚出门，伴着落日归来时，看到松树的树干上闪动着许多银色的火苗，树冠上也燃起了粲然的火焰。

“您看，”教授说，“在那树干中间，透过针叶灌木的缝隙，黄昏的山岚怎样再一次由云状的紫色生动地变成深蓝色。”

“真的！”年轻姑娘证实着。她被日落这个壮观的景象完全吸引住了，她甚至也开始发表意见。

“我们在沙滩上踩出的深脚印，染上了多少颜色啊！”

“太阳画出一块块盆状的彩色斑点。”

他们走进皮纳塔。康泰西娜发现了从远处送来阵阵奇香的金色的蓟草花。

“它们抖得多厉害！让人觉得，太阳要下来抚摸它们，好象——好象——”

“好象会响的金铃子。”教授补充说。

在同教授的交往中，康泰西娜有时发现自己的内心焕然一新，感觉到自己与大自然幸福的和谐一致。经过了这样的时刻，她总是宁静而又欢快地回到家里。

可是，也有另外的情形。有一天早晨，教授刚刚走到她身旁，就问道：“您今天很忧伤，康泰西娜？”她内心平静地望着他几乎有

些惊讶：“我不忧伤呀。”

他的目光只是匆匆地掠过康泰西娜的眼睛，却忍不住脱口发出了骇然的喊声：“可怜的可泰西娜！”

教授的声调使她的心不安地跳起来。他感到了自己的冒失，连忙道歉。“请您原谅我。可是我觉得，您很感伤。我不理解您会这样。

“我们应该快乐才是，”他继续说着——“面对着这样的大海！就是沉没在这一片蔚蓝中也会令人狂喜。您看，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等风大了就到上边的树林里去好吗？我们最好待在这儿，看它怎样使一切都振作起来。

“大海和生活一般是一架箜篌，
只有风暴才知道怎样弹奏——”

他放开嗓门，朝着愈益轰鸣的波涛朗诵。康泰西娜坐在沙滩上，用手掌支着小脑袋，梦幻一般倾听着。教授朗诵着诗，诗歌那涌现的奔放激情，本身也就是一种暴风雨。两种力量，一方面献给暴风雨的，一方面来自暴风雨本身的，在迭句中反复回响着：生命与大海。

“你每次静听其合唱声，
便会听到生命的歌声。”

“可是我听不出呀！”当他结束朗诵时，正在倾听的年轻姑娘说，她的声音和姿态都含着几分胆怯。

教授大吃一惊。“您真的听不出么？每个人都应该听得出。”

他又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她。

他的声音很小，话到嘴边就被北风吹走了。然而康泰西娜还是被预感的恐怖震动了。教授发现这一点，急忙用响亮愉快的话语安慰她：

“您也会听到的，康泰西娜！一切有声音、有光彩的东西都在

期待着您呢!”

“您相信这会来吗?”

“哪能不来呢! 可是, 我们干吗要为过去和将来操心呢? 眼前这一切是多么美啊! 您跟我来吧!”

他开始想象地平线上点点铅灰色的白帆, 把它们当作是巨大的天鹅, 扬起翅膀飞越全世界。

“您只要想想这全世界! ……这种带咸味儿的、狂野的海风让人站不稳当。您要跑吗, 康泰西娜?”

教授拍着巴掌, 她笑着逃开了。他在后面喊: “我们马上就回家了。你象一头奔槽的小驹儿! 我可以这样无礼地对您说话吗?”

他们跑过沙滩, 脚下的沙子四处飞溅。来到府邸对面的林中空地时, 教授已经紧紧随在她身后了。康泰西娜不肯服输, 绕着空地中央的水井转开了小圈子。为了躲开他, 她贴着低低的井栏转着身子。“小心掉下去!” 教授突然喊了一声, 在她微微吃惊的当儿, 终于被教授捉住了。

她脸上有了血色, 发出开朗幸福的笑声。起伏的胸膛呼出的气息既新鲜又芬芳。

“您简直使我喘不过气来了!” 他喘吁吁地说。

她莞尔一笑: “把您的手臂伸给我。”

康泰西娜轻盈的身子信赖地倚着教授, 他们带着舒适的倦意, 慢慢地走回府邸。

“您从来也不提起自己的工作,” 年轻姑娘又开口说, “您让我看一看好吗?”

“不行, 康泰西娜, 这是严格禁止的。等到全部完工以后, 它才会使您感到惊喜。”

“也许要等您走了以后吧?”

“您不会等多久的。两天以后我就要向您告别了。”

“什么?”

“喏，我的工作就要结束了。我只得告诉您，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需要。”

“您不工作为什么就不可以留下呢?”

他笑了：“还有别的事情等着我。但是请您相信，我并不愿意走。”

最后两句话，教授讲得很轻很轻。康泰西娜垂下了头，他们沉默着走进了屋子。

第二天，教授十分努力地工作，女士们很少看到他露面。这一天，康泰西娜不得不独自在早晨散步。她有些不习惯，心里怅然若失。

在散步的路上，她照着从教授那里学来的办法作了一些观察，找到一些不知名的石头和贝壳，准备带给他看，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如果他不在这里了，情形会怎么样呢？她突然问自己。但是她的脑袋有些疲乏，很快又忘掉了这个问题。

下午，当她坐在母亲身边刺绣时，教授走进了客厅。

“我来向女士们告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盛情款待。”

“您把车子打发走了吗?”

“我的行李已经提前送到车站了，仁慈的夫人。我自己想再次步行游览一下这块美丽的地方。”

“您一个人吗?”

“为什么不呢，康泰西娜?”

“您不会拒绝我的陪伴吧？只不过一小段!”

“您愿意吗?”

“当然。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散步。是吗，妈妈?”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并肩沿着树林漫步。一宽一窄两个身影

在地上跳跃着跨过了松树干投下的影条，而他们自己却从容不迫地迈着步子。接着，两人转身走进了田野。他们话不多，然而亲切愉快，完全是过去的样子。似乎田野那有益于健康的气息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沉稳和安定了。然而，那从海上吹来的、带咸味的微风必定在他们身上找到某些能引起他俩激动的东西。远处已经隐约可以看到车站了。这时，教授改变了语调：

“差不多有六个星期，我是在这里的安宁中度过的，康泰西娜。现在我又要回到那个喧嚣的尘世去。不过，请您相信，这个世界无论多么喧闹，也不会使我忘掉这几个星期的安宁与寂寞。”

“不错，这儿是寂寞的。”年轻姑娘重复着。

“但是，有一位仙女使这里的寂寞变得生气勃勃。这样的仙女在尘世中是找不到的。她在那里是无法生存的。是呀，我想到了，康泰西娜，那里的生活对她来说太严酷了。”

她凝视着他的眼睛，那里饱含着安慰和善意。他俯下身子，把红润的脸贴在她那洁白的手上。

她勉强地，结结巴巴地说：“谢谢您！”

“再见！”

“再见！”

一声珍重，再回头，又一声珍重。康泰西娜孤零零地踏上归途，踏上了那条刚刚与他一起走来的路。

她的步子越来越迟缓，似乎希望这条路永远没有尽头，只愿不要回家去。这儿，她在过去了的时光曾和他一起经过，他们的目光曾落在同样的东西上。她悄悄地诉说着自己的隐情，而过度兴奋、疲倦的思想则一遍遍地重复着：不要回家去，不要回到那无法摆脱的寂寞中去！

一个仙女，她蓦然想起——他说过一个仙女！

如果这个仙女有人的情感，而不象别的仙女那样冷酷无情，那

她还是属于这个尘世的。

但是那个尘世对她不合适。他是这样说的。

唉，我不能去那里——啊，假如他能留在这里多么好！

这真是罪孽！她突然叫了一声，停下了脚步，用手遮住了脸。

罪孽！所有这些念头都是罪孽。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啊，上帝！我的上帝！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求的支点，加快了脚步。只有他才可以指导她。啊，上帝！你说呀，这能算是罪孽吗？

她看见了那个痛苦的、然而充满安慰的微笑出现在眼前，她的目光曾经在那间屋子里久久地注视过他。康泰西娜又要象往日一样跪倒在那个银制的大十字架前。上帝过去总是听她谈到死，他的死，她父亲的死，还有她自己的死。今天，他将会第一次听到她为了生而祈祷。

夜幕降临了。她急急忙忙赶回家，没有人知道她回来了，她悄悄地登上台阶，拉开门——一刹那间，她止住了气咻咻的呼吸，喉中挤出一声尖叫。一个僵硬、苍白的人像站在她面前的阴影里。她旋转着身子，抓住门把手，快要软瘫下去。可是，恐怖又立刻迫使她站起来。她颤抖着，惊骇得说不出话来，跌跌撞撞地冲下台阶，从屋里窜出去。她朝林中空地跑下去，白色的衣裙在轻盈的身上飘拂，象一只被旋风卷起的蝴蝶，不知道自己飘向何方。她意识到自己曾经沿着这儿飞过一次，不过那不是这个样子。她想放声大笑。突然，她听到空中有种声音，他过去曾喊过的声音：“可怜的可泰西娜！”

她的脸扭曲了，尖锐的牙齿咬破了嘴唇。在那口圆石井边，她绕着圈子，一圈，两圈，三圈——

“可怜的可泰西娜！”

她忽然一下子消失了。